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尹令公考績地封序

三代而下漢治爲尚古其論士由鄉始孝弟力  
田有行義往往至於三事而孝廉尤重固以移  
孝作忠天之經地之義也自徵辟之典不行而  
世多隱君子有賢而詘于下者然今地封之令



則漢氏所未有唐宋代有之而止及于王侯將  
相至內外庶司咸得以績課與國家之大慶典  
榮施于父母則因忠而作孝不亦于情近而于  
禮協哉且賢者爲政于家而免于簿書期會磬  
折請謁之勞安受服于其子之能仕不必辟徵  
而朝命加焉卽天之所報賢者不必自其身自  
其子又使必逮及其身其子民因父母我者而  
得以報我父母之父母我者以自盡其志蓋崇  
階累寵上之所以惠勞臣歡欣鼓舞下之所以

效孔邇上下訢合而元氣益若域中矣此盛世  
之禎符也而余得之吾宣尹令公焉令公爲余  
邑三年考政矣臺使者條列諸薦牘以最聞  
詔封太公龍川先生如其子令官祁夫人初封  
太孺人我二人者始親覲其子之有政而喜可  
知也令公之政于宣甚具至牘不勝舉蓋令公  
才敏穎而識宏深居之以廉簡而行之以勤勵  
處紛不煩當機卽斷耳目之應接精神之所注  
浹無一物不在其胸中而遠邇纖鉅必當其指

唐書石室集卷八  
使疏暱貴賤必有所位置今試舉其凡則自賦  
事有紀經而甲乙之科井然不得相溷移自間  
謀不行而無情之不得盡胥史橐舌而冰蘖在  
庭間矣文教旣彰而薪樵之速化也詳刑有戒  
而獄無放紛水旱之爲災乃荒而不害以雩禱  
之來臻而賑發之以時皆鑿鑿有成效者也至  
所稱要重爲最大利者莫如礦宣實未有礦訛  
言驟興雲集鼓鑄令公乘其未堅夜馳至立諭  
而散之封其山數千人無敢譁者權稅之中璫

渡江而臨于姑孰令公以畫中柅之使無入境  
其分曹于黃池者陽爲之禮貌而潛制其權使  
不得苛肆且所省廚傳供張之費已不貲方今  
自三輔以際關雒齊晉魯越地脉幾絕而吾宣  
獨爾晏如者伊誰之力歟大較令公之于民真  
猶父母之於子血脉貫而疴癢通因心爲愛隨  
觸則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民亦渾忘其  
所爲德苾乎其所爲報而茲以課最受上賞我  
父母之父母羔馬被鸞鳳之飾賁綸綍之章其

舉手加額歌樂只而獻萬年者畢四境之內亦  
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余以爲爲政者羣司  
之尉薦可徼于力競而不可以關衆庶之口一  
時之恩倖可冀于非分而不可以馱丘民之心  
今寓內三年考政而于令甲得封者相接也然  
其四境之內頌聲作而歡心溢必未有如我宣  
城者所謂聚百順以事親非耶余族繆名甲宣  
城而令公之爲施倍優庶姓家黃州齡九十勅  
于筆而亢于論私謂某小子吾所睹于令吾宣

或異地或異人僕指未可數何有如尹令公良  
者吾宗惟子爲善頌其帥我子弟而趨邑下以  
一言爲太公祁太孺人壽乎余小子唯唯往先  
太中嘗守越述祁方伯之令望太夫人則其姪  
也比夏旱令公徒步露禱不卹其躬而太夫人  
且以蘊隆爲減膳衿襦之勅幅畫之訓夫有所  
受之矣越之鄉文勝多智而太公特好儉醇長  
者卽就養宦邸不二味不純采時時以朝政民  
務相儆惕今春之翩然歸也令公跽留之不可

然竟遂陟岵之願則孝通于神明已假令如漢之舉孝弟有行義將薦登三事以亮采有邦必無難者顧以其子始貴余於是益信徵辟之典當復舉而漢治終爲近古也

贈尹令君拜刑曹序

周以六典建官彼其秩有崇庠事有繁簡地有內外而執無畸重也繇漢以後或禮樂官師或甲兵錢穀或比詳刑名要亦以隨時而輕重無常其大致則爲人主之所意嚮焉太史公記平

準不志刑法當其時鞭撻四夷遠近騷擾財賂衰耗天子因尊顯助邊者以風天下於是鹽鐵有權舟車有算而言利析秋毫之臣進告緡者賞腹誹者論而峻文決理之臣進選舉陵遲法嚴令具猶自以爲不足也蓋事執之流相激使然明興制倣周官參以後代然其究也固不能不重內而輕外外而郡若理邑若令績最者徵入備臺省法從間亦在郎曹臺省重矣頃歲上雅意亟反之遂頓虛其大半前徵者需次久

不報故卽以最徵自諸郎止此一時也郎曹重矣三殿兩宮大典禮費億萬計熹事者將策規山澤自然之利與關市之征以佐縣官而

上亦見用寬民力誠德意也顧廼所在抗弊以巧詆有司沮格而坐法輦轂之下南冠而繫者纍纍耶此一時也則諸曹又特刑重矣今年春余邑大夫越尹公再入覲旣上績者二載還

縣之三閱月屬以郎刑曹徵尹公方怡然命駕而邑士庶咸閔然不懌也吾大夫何以郎卽郎

何不以銓而以刑曹乎若此是未曙乎時宜及深知令公者也令公治行俾悉取古之良吏若敦教化軫艱隱清版籍抑胥史興廢理劇廉平敏斷者而一一絜之靡所不合至其近而最鉅者曰礦與稅此二端者天下亦脊脊多故矣何論漢事宣城兩大璫自南弁人自北迭臨之而公不亢于跡陰有以制其命預有以伐其謀宵人之因緣爲奸者潛有以渙其羣亦不盡以窮其獄故上焉恃之如負宸下焉安之如覆盂一

時江南數十百邑實未有尹公之克衷以濟者也

今上方躬操八柄霆擊颯馳時有叵測順命則不可衡命則不能倘有尹公之克衷者乎寤之以至誠牖之以納約必當以回天聽而霽天威使三尺得與天下共而因弛山澤關市之利與天下公則刑曹又以尹公重矣士大夫貴自奉其職而有利國家耳輕重亦隨時何常哉尹公之所爲怡然命駕者意良在此雖然吾聞荀

卿之論刑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夫銓非主爵者乎而題之爲衡言其平也夫刑猶水也亦尚夫平而已刑平則疏密得所而天下無冤民銓平則進退有序而天下無滯材尹公聲實荐隆由比詳而調主爵終以余邑士庶盈願也旦且夕若掇之鼎小子與令公忝孔李之通家申僑札之衿契竊繆謂知令公深于其行敢以一言先駟馬尚虛簡以俟公之入銓也而所務官人者更以獻



爲唐兩生贈尹侯序

宣城尹令公用政最擢秋官郎八月旣望行有期兩唐生一澄一灝余外舅按察使吉甫先生子也謁余鼎出其詩曰此爲祖尹令公者也孤不天先嘉議蚤見背歷二十餘年而復有天幸令公祀先人于鄉惟吾子一言敘之余一再覽端襟而告之曰子失辭蓋國之大事莫如祀而政猶先尚賢昔高陽之表荀里通德之題鄭公皆以遡風猷申仰止而已至若俎豆賢人之間

揖讓素王之側廼邑士大夫動以爲祖父粉飾有司爭以爲縉紳羔鴈遂使志節之士不以榮而若恐浼焉令公是舉則一邑靡不躍然快翕然稱以爲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果唐先生其人也而唐先生實無因於尹公最後而境內之祀典廢者建黷者正于是鬼神有常饗宰祝無虛祈夫不規耀于耳目昭灼而潛修于焘蒿幽眇不市恩于所可內之要地而施及于不必報之遺孤以此論政是足覘令公之大者矣兩生

拜受命已而曰灑以童子試而令公以駒且汗血也召置門下澄卽籍郡校問疑辨難顧恒在令公函丈之內師保父母尊親具矣我兄弟更有私德焉余正色爲更端曰子再失辭夫政有重於明學術甄士類者乎子以詩見謁與子言詩彼其歌薪樵而詠菁莪者何義哉不濡首于期會簿書而殫力于章志貞教以此論政是又足覘令公之大者矣兩生拜受命然其意瑟縮似不復欲贅以詩余笑撫之曰子無庸爲吾不

敢謂子之詩工也而敢謂子之言信吾不以子之詩爲尹公重而以有子之詩知子嘗師于尹公也則子重且不聞鄭之誦子產陳留之謳爰父乎咸以能教誨子弟耳其言者抑豈必博物諛聞子姑存之兩生諾而出余退私念曰余亦瞋公以文矣第與論天下大計及比曹事而不皇及公所國士我者單父驅車于吸綸武城識人于由徑余不自知繆當令公者何居其大較可度也越晨兩生來徵文遂次第其語授之其

唐書石室集卷八  
九  
爲我併致令公今而後庶幾夙夜以無負公兩  
生少儁以行其所學而顯其所教爲尹公稱塞  
且無忘先惠也將日可見之矣

贈徐屯田權滿還南司空序

國家兩都竝建而蕪湖麤九派劍二梁爲南都  
上游秋水時至不辨牛馬舟航如鳧雁梗柁杞  
梓豫章鄧林之材如簪如薺江楚閩越詔驗牂  
牯化居者之所必趣萬貨府焉 今甲置權務  
以南司空郎一人遞領之而稅眎佗務猶最鉅

然非直筭會計而已往者寧濠之釁皖圍不解  
卒得以扼其吭而擣其虛蕪湖則池皖之樞金  
陵之鎖鑰也其地重矣

今上以節儉率天下且日修九府之政權輕重  
而廣財賄將作大匠方大興甘泉建章之役東  
而有事振屬國距島酋一切徵發以億計則其  
時重矣是時萬曆丙申丁酉間而屯曹九瀛徐  
公來主權務徐公通亮廉質節安而行和惟爬  
搔其宿蠹而拊循其傷痍之是圖蓋權之弊凡

有三主者不躬行勾稽猾胥吏以意裁闊陘上下其手或汭至留蹠不時刺閨而淹日廢事有因鬼見帝之虞又或市魁舞智將用急自翔而不使後來者居上廼主者亦有三蔽焉以譏征爲奇能颺颺然欲見其穎而察及淵魚析秋毫以迎合爲進趨而求溢額外以張大其勛伐至若牛車鶉衣攻苦茹澹爲人所不情之爲而特賈羔羊素絲之譽則其人巧而不慙者也徐公皆不然才精悍足自震暴而爲法簡易卽賈人

子可望而知顧左右胥吏望之而股栗不測也參伍於時日無後期衡量於多寡無渝準有不中程者異之無取盈有輸在公者籍之無寄徑居一載司計者稱贏金錢數千緡五方之民之拊掌加額驩呼祝頌者殆數萬指而徐公恥磔刻自處優游餘暇以托興於湖山諭志於篇什者如一日越夏將及瓜而代報績水衡轉聞上余郡司法見羲孫公適攝篆于蕪與姑孰丞存宇鄧公理荆塗施公屬修贈于不佞孫公述

屯曹嘗忼慨私念曰泉也者謂其流行于地而彼此相灌注者也當今言利之臣日進山藪之寶藏日出而出者無以給其入入者不復出大司農少府之積貯日告匱夫豈能天雨神運邪語有之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吾既已知之矣固安忍竭澤爲也以故徐公孳孳務寬大不以其時重而易其地寧弛以與民耳宛陵距于湖百里而遙初第聞徐公奉職循理年始壯而老成憂國類如此公鄞人也鄞有

今上心膂股肱之臣若少保公者九瀛公之爲南曹也徐徐于于焉安之不援輿不躡等抑大受之君子乎雖然臣非親故何由知其賢此古蓋臣之於其主自靖自獻維賢知賢而同巷不相見無書達政府竟擢以不次則少保無所遜司馬矣三公筮仕郡具卿材異日而徐公並列朝宁協共和衷薦以任心膂股肱也尚無忘于湖及姑孰宛陵余不佞忝徐公末胄庚無忘今日之言

贈郡丞王公遷左相國歸東嘉序

王公前爲寧都令寧都例有徵發于隣郡歲婁災部使者令停徵歷五六歲以至王公隣郡請下令徵之亟王公念邑貧地僻一旦責成如重困吾民何第以次比不能舉其數如期隣郡長有違言無何隣郡長入計以它事鐫秩三級而王公繇考最晉封母林安人爲太恭人且遷丞余郡也丞非所爲郡司馬者乎王公蒐屯伏稽軍實日夕務自奉其職嘗一攝廣德守其州俗

獷悍不畏文法王公固寬然長者乃州人益覆用親附往被皐匿不出者咸自歸積牘爲之一清司理闕人王公署其事會直指行部所刺舉興革悉當則署司理以也直指蓋洛陽李公云及今督河劉中丞並聞人也先後薦王公于朝然故未三載滿而夏六月 衡府左長史之命遽下矣余曹大夫士三老百姓驟聞之錯愕不信也已咨咨慨喟之更扼腕不平交相與究其故或謂彼隣郡無寧修其卻願得而甘心耶

或謂王公盡職官下耳曾無尺書抵輦下季弟  
方爲大官丞教使捷關卧卽鄉曲勿與通微聞  
鄉曲多辯有口者間以諗王公王公嘿不應久  
之鞮然曰否否吾歸已吾歸已太恭人春秋高  
誠不以三公易一日且以吾祖父伯仲薦從大  
夫後圖史算器歲時伏臘之資不大乏絕吾入  
而朝母出而課子以其餘財施閭里族黨以其  
餘力陟雁宕挹龍湫叩雙闕瑯臺畢展吾濟勝  
之具而極力文章以垂吾不朽之業吾習夫宦

矣宦者幻也幻莫如海當其鼓怒溢浪而激天  
輪迴地軸孰推引之及其波恬暝銷而委輸大  
壑孰頓抑之吾家東海上大壑在彼吾翩翩乎  
歸已余曹始私計古之名賢若賈董文學若鄒  
枚應劉皆爲王傳相曳長裾而托後乘其致足  
樂焉庶將爲王公勸駕旣親聆其言殆灑然不  
啻執熱之以濯而暍者之飲冰也又何錯愕若  
嘅喟之有不佞馬之齒稍長遂屬爲序次以祖  
公而諸鄉大夫士供張北郭之外酒公別然終

不無王公去後思冀相與樹七尺之碑以戒勿  
翦伐此雖一郡乎亦可以覘公是矣夫主爵進  
退人材爲 天子持國是者也顧其公是不在  
上而在下豈盛世之所宜有哉豈盛世所宜有  
哉余忝備九列初亦竊預 內廷之末議因論  
郡國事而有概于時如此

贈南司農郎李公上績序

國家今所最亟者莫如財用而一時當官之最  
難者莫如理財蓋往昔之難難在多費而務出

今茲之難難在厚歛而務入入者不出而出者  
又不勝其入東韓西播之役奮舟觸驪懸車束  
馬卽多得勝算然轉輸賚予幾百萬計悉取給  
大司農其爲大司農在南也雖少所徵發而陪  
京百司之廩六軍之饟悉出焉頃若募浙兵防  
沿海亦脊脊多故已江淮吳越之交非 國家  
之外府乎以歲之不若且或苦礦或苦稅卒無  
以舒下困而應上求以故南曹舊以司馬重今  
兼以司農重是兩曹郎者皆慎選以充固時宜



也余師南樂介翁李先生初理東郡用績最擢  
郎南戶曹廼所爲慎選以充者是時中牟張公  
爲大司農持重知大體目攝諸曹郎而獨才李  
先生一切財賦盡倚辦李先生如左右手先生  
精心爲調劑其緩急而時允其出內使官有常  
旣兵有常饒未幾以李先生主筦庫先生益精  
心爲爬梳其伏莽而錮塞其尾閭以儲有羨金  
課無溢額及退而跡先生之私第則懸橐蕭然  
凝塵滿席晏如初張公之才李先生復轉而

廉李先生先生實循循先後以無事行之不欲  
立慳以見才而詭削以見廉於是張公復益器  
重李先生爲能大受矣會壬寅夏先生繇曹郎  
滿三載考大司農書其績最者循以報 聞

天子神睿卽日坐法官而察天下吏治若近而  
指掌於財用猶唯孳孳夫財人主不必諱言也  
其說具詳於周禮而總要于聖經然其論理財  
則必推本用人焉故始以休休有容之臣申以  
長國家務財用之戒至聚散出入所由來不亦

深切著明哉李先生北矣儻 召見而俯垂鑄  
豐之慮遠勤勞止之思問所爲江淮吳越歲時  
之雨暘礦稅之利弊在先生必有所入告而動  
天聽者當留先生備侍從或調而司銓職用人  
庶幾異日之有一个臣者乎某無似繆爲先生  
所甄錄比蓋先生以東郡理典南闈試也先生  
北矣因越江而偕門下二三子敬祖先生更忘  
其不斐而爲序次之救邑距陪京密邇嘗往來  
聞陪京人之稱述先生者如此何敢謂二三子  
智足以知先生第不至阿其所好而已

贈鮑令君覲序

某自青社籍陪京于宣城毗密多交游某君某  
益莫逆華乘鄴籤相與交定其于吏治民生若  
當世之務恒媿媿及之明年歲在庚戌元會

天子當開明堂大受計宣令侯日葵鮑公先期  
脂轄行蓋縣得比子男執玉帛而修 覲典禮  
也某寓書余兼致其宗青衿意屬一言以志其  
媿某能言迺繆屬不佞要以紀治傳良史氏職

也某之言曰今寓內自畿而雄望赤緊業稱縣  
皆爲 上旬宣以阜成物庶固邦本也若吾郡  
隸在畿輔而爲周鄙豐其初徵發佐軍興不啻  
關中河內猶 當宁所軫重宣爲首邑令猶難  
其人久之鮑侯用安義優調焉侯蜀人也髣髴而  
卽以文名于井絡坤維之墟有蒲衣項橐之蚤  
譽弱冠舉進士公車義出而誦者咸驚以爲眷  
山復生矣令安義甫三月當道者又咸斂衽以  
爲是齊之子奇耶子奇治阿最著年最少然猶

藉助于共載侯獨精練而鋒穎時出老吏不如  
殆天所授乎豈子產學製之言所能量左氏限  
年之法所可囿也者宣人士承風喜駸駸見陽  
宅矣惟時爲戊申夏霖雨浹旬一下車而值合  
窳之崇蕩析離居公私窘迫勢殆岌岌侯挺然  
叅謀郡臺捐俸轉糴乘舟賫饒言問巢廬量宜  
口賦汙萊有菽仍田給種食庫鏹不繼則遴士  
之有行義者布勸分之令載拜送之以激其誠  
於是大家爭自發蓋藏而各有段貞俾殫殍獲

還之龍國流離復集於鴻澤者則侯是賴也侯念以民奠厥居吾可以治治矣迺詢其因革而循其廢舉多所措置宣好訟輒以鵬兒爲中營以請寄爲外府侯聽斷明允無虐斃而畏高以自解無深抵而使人棄一肯以自新庚念宣民之爲患者有四縣象于街彈間牟侵徵輸則里魁兼并弱小則豪右飛章陷害則匿名蟠結欺罔則胥役此禁立而四屬悉除稂莠鋤嘉禾

自茂也侯念以民喻法吾可以教矣雅志作人月有課課有評梓其文以率厲多士今南棘得儁者其素所擊節而首選者也侯以書起家唯知人安民則惠寧直肄習之實允蹈之某且謂侯媿政未暇僂數莖舉其崖略爾已郡太守金公書來曰郡首邑令賢可卧治也余聆之瞿焉憶昔閱宛陵志嘉靖之巳酉庚戌間宣有賢令劉應箕者亦蜀之巴人致位開府登九列侷儻有材譎性廉介大率與鮑侯埒彼年踰壯矣而

所邁時和歲豐當其際民醇吏朴士大夫更多  
自好以概于今則鮑侯其猶難能哉是行也  
上從羣吏中望見侯齒茂偉儀觀計府以侯最  
績上何論子奇必召試理人之策晉而崇褒德  
之封卽留中正色立朝如漢之貴戚斂手以避  
二鮑則侯之承先烈也豈不猗歟稱盛哉或  
上仁聖終軫宣士民賜還治以竟其惠施而後  
徵入則某方帥其族子弟以草薰波淥之侯迓  
侯於澄江之滸矣

又

邑大夫鮑公之爲吾宣也江以南撫監之任凡  
十數靡不薦鮑公治最者巡按御史關中王公  
正人也則猶得公之大者云其疏之辭曰心清  
若水力定如山公之贖鍰賦羨無所入者有年  
矣頃者版稅至九千餘金悉上府細而至一筭  
一莛不及門然非所論于心也投錢飲馬縣釜  
生魚非也負不任而矜以自文潤非而曲有所  
援非也若將浼而逆距之已示卻而反闕之非

也畏人之不知非矣而畏人知亦非也而公皆不然夫公所爲心清者內不生念外不涉境廓乎其無所卽泊乎其無所營以擬水則猶有倫焉此其于道蓋邃矣公爲政務生養而安全之多依于仁厚愷易而義激于衷間有所出之人之情有所抑必圖有所申而務守勝以吾撓或借資持構紡謀甚深以吾撼公惟以便吾政利吾民而已監察有定力之稱焉且擬之山則謂其峩然不傾巖然不震爾然公實非以自勵風

力也事至則應寧有所顧不盡耶余往數侍公則獲聞公之論士重識也古之豪雋謀王柄國龕亂持危建大勲伐者曷嘗不原本識哉審幾觀變洞害利之故晰是非之端蓋裕如矣以故斷之不疑處之不懾計無遺策而動有成勩也余不佞因是而微有所窺焉心清則神謐神謐則靈覺起而真照融語有之須臾可鑒于止水清流不憚于惠風則識性固清心之所自出乎吾又未睹夫有定見而無定力者也彼其履危

疑之地值勛之秋雖有材而愴况周章功名不立者豈少哉皆繇于心之淆而識之不足也公治理茂異茲凡再 覲矣特置在周行之內位日起任日重所論議措畫關天下大計者天子之倚毗方切天下之責望甚殷當其時心逐境而易流識緣感而易昧有所以岐之則一者二三有所以引之則力分而志不定卽鼎祚所睹記鉅公名卿其初非不卓犖瑰瑋也而幸以勛譽終者殆難其人焉故吾願鮑公之益進

於學也公有慕乎鄉先達長卿淵雲之在蜀閔覽麗辭將勤誦而追倣之夫此貧賤不得意發憤之所爲若鼎祚輩是也鮑公方都廡躋華直舉 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輔久道之化抑亦從事聖學乎歲時公修祀王文成及先大夫十先生者于正學書院每裴回祠下者久之有仰止之思以理義養其心以古今達其識定性以彊力繇本以該末是聖修之塗而王佐之列也漢以來皆隨世以就功名而建一時之勛業者尚

未敢以質公何者以其人類未聞道也鼎祚辱公知遇最深于其別感系而稱報之無繇敬以是為規瑱公豁達大度諒公之能虛襟而無拂耳矣

大中丞曹公晉右司空總理河道序

明興兩都並建南則帶江北則負河名山大海緯絡其間凡要害阨塞以中丞臺出填靡所不重而畿南十郡財賦居天下大半為國家外府淮徐以北歲漕粟四百萬灌輸京師而河為

之吭自嘉隆以來累徙累決而河之為患大故中丞臺率以大司空領之事權日益峻而簡任益務得人此固其地重乎抑其時猶重矣趙郡曹公初治吳四郡兵以最且久從觀察使超拜大中丞撫我畿南公甫臨鎮而礦稅之役起璫弁縱橫執張甚民間如鼎沸魚爛幾至于肆無歸市野無青草有虎而冠者挺自歛兢兢視也尚方織作又歲以溢恒頰而亟徵發其務繁劇其力劬勩何有渝于此時者公特疏抗言于



上謂宣歙諸郡屬左輔實 孝陵啓祥之脉宜  
培植不宜翦伐而時時出不意爲法其姦傳堙  
其倖竇織文之貢以三限之法請前後皆報聞  
而彼從橫者旣氣懾于公之風稜復心折于公  
之愷直以故公上不必犯逆鱗而下足拯累卵  
在公則出之有本行之無事而已比總河中丞  
乞代而 睿慮迴翔歷數月曰吾得其人矣遂  
進曹公右司空領御史大夫命乘遽以往蓋  
上始重念畿南以公撫旣賴公保乂而豐沛之

交相繼告潰則所重在河直以河重公余惟當  
漢武時以雄主之威力捐金錢沈璧馬以塞河  
而瓠子之歌垂嘅千載然此虞河爾至勝國後  
而虞漕矣逮于今涉淮而虞漕迫泗而虞

陵矣頃議開泲以濟漕分黃以殺河故道漸復  
决口宜堰若似有成績而秋水時至單隄爲沼  
望之卒不見水端何耶無亦以河無常執而功  
不易集耶顧其緒足尋也公往矣如其可因則  
蕭規而曹隨也如其可更則太尉之代汾陽也

公何容心焉昔禹戴鈎鈐襄玉斗拜治水土爵  
司空而猶勞身焦思河精授圖始獲石匱之書  
以從事後世駭而頌之曰神禹尚論者以禹之  
行水唯行其所無事而已則公莅畿南固以無  
事行之矣宣歙五郡以礦稅故被公澤最深鉅  
余郡史侯馳書燕邸而以隣封若梁侯章侯鄧  
侯鄭侯之指來俾其效一言于時羣公卿士咸  
以公爲撫勞苦功高而猶勤在外恐非所以酬  
庸也是不然夫投大而遺艱者 聖主疇咨之

至公急病而讓夷者大臣遂志之顯義且竊闕  
公之大者矣撫畿南則 天心可回理淮北則  
地維可紐地平天成玄圭用錫余及羣公將躬  
親睹之羣公夙承公德意而分布其境內鈞一  
時之良也某忝守史局職在纂述願操管其後  
而紀公之勛烈焉

徽州梁侯考績上最序

畿南六郡登在三輔新都宛陵則猶踞上游控  
要害三天子都有軒皇之仙蹟玄宮白嶽先朝

之帝時在焉二郡居則比鄰行則方轂坳牧所及昏因相通親可知矣而新都多陽翟大賈淮海鹽筴之利爲縣官外府陶白猗卓之富幾敵國則眎宛陵倍其人巧而文隃糜髹器陶冶纂組之工利益天下則眎宛陵倍俗剛負氣睚眦之違輒起大獄而又善通財賄走權勢卽士亦多怙寵而借資則眎宛陵倍其唯田賦兵戎與卿大夫顯融之業節義勤儉之風略相等而已余不佞以癸卯冬出守宛陵則燕山梁公甫壯

而繇戶曹出爲新都者先一年所聲稱籍甚或稱公遵周道杜私交典謁有常期庭實有常品故三遊之徒不入境四知之餽不及門或稱公亭兩造折片言無情則辟得情則矜故肺石虛無人而桁楊臥于壁或稱公討德禮而訓多士敷文析理抑競獎恬故士有待舉無干澤新都之形勝應斗杓朝六水公爲新漁梁之堰捷以石而拓大之令圯者培瑕者固以完風氣而閭里不知勞官帑無溢費則千百世之畫也此特

其大校云余不佞數以會同獲侍公公清標照  
映朗如玉山大度汪洋曠如瀛海而且恂恂拊  
身若不勝蓋有道者也嘗與余論治曰政貴簡  
要爾簡可御繁以簡則定靜可君躁以靜則正  
簡已靜已以用則和和生於志之定施之正也  
余因知公所爲聲稱籍甚者殆有由本矣因退  
而奉以周旋以庶夫寡過然而宛陵何敢望新  
都迨今歲乙巳梁公績用考成諸監部累前後  
薦牘以最聞凡三載而攝兵使者三之一吏

奉其職民安于田郊關晏如歲事大穰吾曹務  
兢兢一郡且隳官常之是虞乃梁公兼舉而時  
出窾導族解恢乎游刃有餘地而若新發於硯  
此何論余無似雖列郡亦何敢望新都哉夫同  
官爲僚兄弟也維茲列郡並與宗盟新都宛陵  
猶爲同出始者公油油焉弔之今則儼焉而臨  
之戴匡六星也繫于北斗秦符六星也尊則上  
台屬令固郎官之列宿也次舍相承不愆厥度  
而畿南之治理粲然明備矣比年主爵者有所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升納不時得 上命而監部就近以便宜請梁  
公望鉅資深且攷成矣倘得如請卽真焉則畿  
南庶司百姓之有大造也吾曹將率受功令而  
宣德意何敢以寅案之私誼進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教授張西垣先生擢南國子博士序

令甲鄉校官繇甲乙科者率遷爲六館師亦非  
異數也然以今張先生遷南國子博士則余咨  
咨慨慕于君臣之際有盛世之風焉蓋張先生  
離母腹而孤母夫人稱未亾人者幾三十年先

生始舉進士令南安踰歲甲辰

皇上下計吏南安令以最聞迺伏闕上疏曰臣國維亾狀荷 上寬恩還治縣顧臣有母少寡荼苦畢志以有臣今日年且及耆慮衰損雅不欲勤于遠而道臣治數千里驚湍沓嶂不任戒心臣獨子與母命相倚實不任烏鳥之私儻蒙徙鄉校一官俾獲就養則臣至願幸 詔下銓

部議報可于是張先生遂教授余寧國郡而奉母夫人來也是時京師一時翕然名張先生孝矣余郡故瘠土之毛不足供甘膳張先生吳人也茶薜橘柚之屬時時載自吳具羞于母夫人當夫人耆志益暢益良食健步履余郡之縉紳士率躋堂致觥焉交相頌之曰貞壽而先生嘗卻門弟子脩脯不內曰吾有奉備母養而盍以養而親乎于是一郡翕然稱張先生孝非獨有之且錫爾類矣然而先生猶喜不勝懼也走境內羣望爲母夫人祈千百之年卽境外若白岳九華帝時佛宮必乘閒以往乞靈而益母之算

又于于焉不肯爲孝名居二年張先生之薦劾  
日騰于朝有博士之遷然薦者稱脩明經術  
振作士類而已而主爵者跡前疏知先生之所  
爲大節在孝求便養也故博士不以北而以南  
先生之僚及其門弟子合而詣鼎小子屬有言  
贈先生計先生自鄉校逮博士雖崇庠內外殊  
要皆職教也古者鄉之教則三物成均之教則  
三樂抑孰不原本於孝陽道州爲國子司業語  
諸生學所以學忠與孝也簡孝秀德行升堂上  
三年不歸侍則斥之而諸生之謁還養者二十  
輩固教誠有本爾爾博士縮六館佐司成以孝若  
張先生者達教本矣抑何職之不舉焉夫務舉  
其職而不遑顧其私者臣義也務使人必舉其  
職而兼卹其私者主仁也下不以靡監廢將  
母之懷上不以率土忘賢勞之歎其庶君臣之  
際兩遂乎而余于張先生遷也咨咨慨慕有盛  
世之風云余友海虞陳先生者張先生鄉人也  
又同舉于鄉今方爲六館師經明行脩富著述

與張先生相若也本朝名公卿大夫多發跡國  
子余見兩先生自此升矣諸君子執是以券會  
天子以孝治天下覃恩殊渥張先生南卽得拜  
封母夫人此異數也并藉爲賀

婁雲王先生拜國子助教序

今天下師帥之官內則尊而成均兩司成以逮  
六館外則督學使者以廣厲于上郡邑博士以  
職詳于下凡使士經明行脩文質具而風俗美  
也然而論士自鄉始則邑猶要焉夫治緣教成

教緣地設綜之固未有不自身出者王先生吳  
之婁人也繇乙科署我宣城教諭事吳自言偃  
以來故文學之國王先生所爲文本之世業參  
之匠心卽奇氣旁溢精采注射而必務程于先  
民諸弟子咸志述而手模之以卒歸諸馴雅顧  
先生以宣本吳西略卽文學不甚相懸遠其大  
致則在士敦本而維風是時爲邑政者頗嚴重  
士有求不無見抑抑之久將不無激且見亢王  
先生職教而佛政沈毅有守吉月衆頰之外無



私覲無副封諸弟子始進之贄歲節之間遺一切簡謝至其情有所當申誼有所必遂往往爲正色誦言于長吏長吏亦輒雙服敬憚之與士漸脩相見禮而稍時其餼稟平其賦誦士因以退相戒無輕跡有司之庭傷王先生之義一時謂王先生調劑其間若甚難吾見特敕躬潔已而已居四載爲丙午夏先生用累薦拜國子助教之命且北矣夫國學之與鄉校崇庠廣狹異執也其人多燕趙齊魯晉衛關雒之士忼慨

負氣節直中重內無南人佻巧熾麗之習而至舉京兆升於司徒則南人率遠勝之彼其文固不勝南也王先生出其燁然之藻淵然之蓄以孚翼而賁飾之當必有應焉南北異尚故因俗適宜若其沈毅之度端廉之操王先生始終恒有之鱗蟲之長五色遞變而神龍無欲則難致親下之植四運遞化而松栢貞勁則後凋其性一也性一則天定不受變于地不就化于時以是而槩王先生何獨良師帥誠慥慥有道君子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五  
哉先生行有日貧至無以治橐裝諸弟子意欲  
贖先生而口不忍言也詣鼎小子請以一言代  
余方謝未能先生之寮括蒼葉先生來曰王先  
生北宋先生踵而遷海豐東矣語有之莫三人  
而迷曾子焉俵俵奚所之殆不後諸弟子之依  
依也余忝世講於王先生葉先生嘗師顧學使  
于吳久知瑯邪家世爲詳始興公起典午千有  
餘歲入我 明而名卿大夫之勩有踰王先生  
之先世者乎古者周尹氏漢韋氏之屬皆世官  
非世其官也蓋以德世也吾于是而竊闕大司  
樂掌成均教胄子之深意焉或又惜王先生遷  
太驟不獲載上公車迺堇以六館進也殊不然  
國初耆碩由此其選余所睹隆萬之際則有南  
太宰海公從乙科起家署教事此亦直躬潔已  
近代名端廉人也

君擢王侯膺薦序

余少脩郡乘知郡之屯政敝極也恒慨焉嘉靖  
中張御史者銳理屯廼以升改今清之三則而

唐書石室集卷九  
槩名案撥其於初任力領輸之意微矣蓋屯之  
敝一敞于豪民之兼并而田頽虧再敞于大猾  
之侵牟而軍實耗又三十餘年今衛尉王侯君  
擢以督屯特著聲頃于郭君惟中所得讀侯所  
條上郡臺八議抑何其洞利弊之原于名實損  
益之際明辯以晰耶始也在斂之得其人則侯  
有定僉收清詭寄諸議繼也在散之有其式則  
侯有禁揭買慎給票諸議悉報可行之二年而  
積逋完新課集士有宿飽庾有贏儲且出其羨

幾及四十金歸郡帑要以侯絜已奉公故能令  
行姦止規指經度有機要以故事給而力紓一  
時撫監爭下檄嘉勞之晉握篆掌宣州衛事仍  
督屯直指王公按部薦于 朝有曰射策名高  
三捷清屯弊洗百年衆羣以爲允昔趙營平畱  
屯金城漢庭之臣相詰難予者半至璽書切責  
後將軍何緩期營平持之堅諍之力陳其便十  
二遂用以下先零罕开而羗人終不敢侵漢司  
徒以土地養民者也大司馬法其致民與大司

徒共之因四時之暇抗以師田之律則屯之功庸孰尚焉或以建武驚遠而扞邊乘障得驟顯王侯閩外之制抑由此北鄉乎余不然五湖之間有輕心久矣加以水曠之薦臻礦權之爲暴閱世者于內地有隱憂而卻顧之不皇卽吾六郡中分兵使者而治之若吳淞狼山江海要阨竝舊置大帥摠其兵侯異日任也以侯才地所向誠咸宜人臣第効節官下唯上所使爾侯之先肇封名和者從胡越國定杭歙從李曹國感

元主至紅羅山則嘗于南北皆有功傳至東川公豪雋爽伉顧學其子于先大夫儒而天時葵庭公始孩嗣爵以疾解授君擢爲子侯則受迪母郭恭人爲多恭人故惟中姑也婉孌有才略歸于王值王氏中微內外惟母所綜理訓其子以圖振廓之而師友于費君子兩惟中間二君工屬文侯遂以文起家郡學生兩舉武闈雅歌緩帶有敦說之風茲且鬱有嘉問助伐日寢寢益張儻肆號恭人爲武昌之定魏夫人之貞敬

以顯父母令名于無窮在君擢矣惟中語余君擢之以屯著被薦也繇府君馬公假之以便宜而復爲之推上以贊成其功夫營平金城之烈良繇魏弱翁爲主畫將相繇則士豫附不自古記之哉諸與王侯知交者屬不佞敘次其事爲侯贈以侯之祖嘗學于先大夫有世講也

贈葉司訓膺薦序

自班氏之傳循吏與儒林也若學與政判矣而以徵漢事出則羣牧入則九卿率用經術取高

第故治猶有本近古云迨于今制頗顛尊經術然于古實無所師承要以媒進趨而資逢世其求也質以爲羔雁其獲也棄以爲筌蹄其不能盡獲董循次以進也往往不肯爲黃綬吏而坐擁青氈爲廣文先生伊吾咕嗶故如經生卽間有攝篆之檄不欲行蓋檄者乍使前而隨伺其後攝者姑掩襟而旋露其肘超格旣難通材亦鮮則學之於政非特不相爲用且交相蔽矣吾司訓葉一之先生獨不然葉先生恬蒼人也甫

髻籍諸生業已布其文東西浙婁試輒冠其諸  
生而旁工古文辭松陵顧道行理栝蒼賓師葉  
先生致于吳俾子弟事之數年余里許君彥貞  
爲栝蒼丞及守也益心師先生來則下榻往則  
爐羞顧先生名甚翔數甚觴繇鄉校而 廷對  
泚卅一都試不售也來訓吾宣者四年於茲矣  
先生鴻朗闊達而縝緻有雅度殆良吏才也臯  
比之暇雅游士大夫觴詠間適彥貞里居抵掌  
道故余常參末席焉會當事者以先生攝寧邑  
先生辭不可寧俗囂習訟而子衿氏好持論官  
府短長頃之迺無不誦說先生者大較謂決事  
敏御下嚴清不矯廉刑不勝教士民皆幾幾祝  
先生卽真而直指使者當報命薦先生于 朝  
其稱曰瑩如楚玉利若吳鉤言德器與材諳兼  
具也繼之曰技擅雕蟲任堪馴雉言政與學之  
牙通也直指誠知言先生亦不云非遇矣雖然  
荆山之璧市以連城禮以九賓而薦諸明堂清  
廟重之也今望氣者聊一占白虹之光采而已

泰阿之劍五步不畱行千里爲厭伏卽武城之  
宰亦割雞之試而已抑終何足概先生而爲先  
生重乎比年主爵稍能破拘攣蒐瑰異仰追  
國初並用之德意則先生茲舉也其始發劔離  
璞之日乎必更有歌神寶以相明而重任先生  
以擊斷觀良者世固不乏通材也經術之効不  
益亦尤昭灼哉葉先生之僚長爲莆中曾先生  
晉陵董先生並一時獎薦三先生皆今聞人君  
子也又萃于一邑良爲勝事括蒼守識先生最  
先庶夫稱今之水鏡矣而所爲觴詠游二三士  
大夫者屬予鼎祚敘次其大致旅謁爲葉先生  
贈焉

贈太平令許靈長先生膺薦序

善治者太上因之固矣然而嵬璣闕冗者多托  
跡焉其始以安常襲故自文抵漸積以至于大  
壞極敝中乾外溢不可爲有亂而已儻非其人  
材博碩邃識超覽起而爲之所則或驟而廉失  
之劇有所侵疏而有偏不舉之處要亦卒偕底

于亂又安能勝其任而稱善虜以余睹吾郡六  
邑獨太平之窳墮蠱慝久矣先是諸長吏率常  
代去而曹史緣新故穴爲姦比及丙丁之際有  
以丞攝者肆姐冒利上下相蒙而下緣以輕其  
上獷不可使禁令中格謠詠易與當事者患之  
以言于主爵太平令必重擇其人丁未冬武林  
許公靈長遂從銓領太平誠重之也縣人知許  
公繇擇任已潛懾之且聞公自諸生以才負盛  
名公卿大夫間其人脩儀直榦眼如曙星卽豪  
猾素恣睢望見公若已鉤摘其隱伏捄歿于其  
頸不暇咸竊恇駭惴恐思相與逡遁廼許公之  
蒞政也平心揖氣特申敕其下去泰去甚它明  
與之更始而攻苦茹淡官舍如精藍爰書籤牒  
手自注記左右不得闕縣所爲害治者莫如訟  
蓋太平在萬山中山入貲最饒俗故嗇奉養厚  
幾詰亟則走南北權要恃居間爲嶠公壹切謝  
絕于理曲雖彊有力必麗之法然亦盡法而止  
會禮官修謚典公舉縣直臣周太常轉聞上



察良褒節表佚闡幽俾有所廣厲不盡倚法也  
今傳公以讞焦氏獄有旋風之異駁杜子甲臯  
于閭夜殺人無左驗爭謂神明顧此實非公精  
意許公意恒出于愿慤忠篤務敦命胥誨以庶  
夫道洽俗美焉當公至之明年歲大侵縣陜田  
希少卹食他郡公倍斥奉勸分已責奮相嚮義  
單車歷村落計口鈞賦復不肯增戶數侈大其  
功以其所贏建常平用具儲峙猶旁邑所難計  
公臨縣甫期月而耳目一新習染丕變維風起

敝游頌行謳將非已可之會乎頃者御史臺若  
督學楊公視江李公適報命並薦公于朝若  
總漕監河之格外崇獎者更纏纏也不可爲非  
獲上矣夫革當必已日之乎則非驟蠱治有後  
甲之誠則非疏變而必通者時因而無弊者道  
許公以易魁北闡茲其用不達于政哉余少治  
古文辭初識公吳越之交而公于學無所不眩  
尤工六書爲時楷式是時郡太守爲大梁金侯  
雅知公虛矜而聽因獲以盡展其材志抑時時

鹿裘石室集卷九  
推轂之此許公所由以克濟有成者也余友杜  
生孟明焦生仲弼譚生儀若暨孫生明六輩皆  
所爲士之儁而公優遇者述其邑搢紳先生旨  
命余鼎祚一言爲公贈固以余遑辱公交生贛  
不能爲人調公其先本關西亢爽有亮概亦不  
受諂也夫諸搢紳先生不以許公無私徇而間  
公議較余邑厚矣厚矣余邑二三子與有霑漑  
者併得書

天柱會贈董學師膺薦序

世宗朝晉陵有中丞荆川唐公憲大夫方山薛  
公一時制義爲世模楷今所號四大家者晉陵  
兩焉薛公督浙學持濃精品藻有人倫之鑒唐  
公起家國史猶博瞻工名理知兵善伎擊及風  
角勾股多所旁通此其人雖已往要以其遺書  
足鏡而術也余邑博翼吾董先生少承鄉先正  
之學肱篋誦法且于其賢胤皆有媿昕夕焉游  
息而上下其論議受餼鄉校間名久翔至都試  
輒中格遂以優敘薦于廷來爲宣城司訓也三

年於茲矣宛陵之文習輕俊或詭僻不經先生從寮長公課暇別有天柱之會會凡數十曹則先生執牛耳而盟之緣本兩家以意裁飾務俾衷于度庶還弘正之醇風戊申臺試繇小學選東序者幾及廿餘稱得人盛固先生一變之効也二陵並吳地華而漸於靡先生端醇冲穆望者知其為君子而以質劑宣之文程之以實預茲會也益相戒斌斌修禮讓一變至道又先生之明効也董氏在晉陵為甲族余與先生先世有年誼時嘗過從譚泳迺先生千古昔成敗失得之林當世利便鴻鉅之務內甚替則何獨擅經術之長而已先生每語諸弟子經術正所以經世夫寧以和筆濡墨徒學而無用者哉于是知董先生之外若樸茂而篤固顧所以善藏其用也比學使者楊公察吏儒之良具牘報命以先生材優從政薦實洞見先生之內而有所以用之矣然余竊有進于諸君即就唐薛論中丞負大名寓內淮揚之召人不無求多蓋是時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五  
倭事孔棘公亦欲有所微見長以少紆 國家  
東南之患至其生平嚴一介糲食褐衣殆志士  
也袁文榮煒爲薛公門人及拜相有爲薛公賀  
者公不應人曰孟子喜樂正子爲政非與公徐  
應之曰果樂正子也則可喜厥後文榮卒無所  
表豎士貴志有立先生之期我友者意良厚豈  
直以名爵通顯爲余因費子子雨汪子大宗蔡  
子永叔諸君子之請爲先生贈而余姪好綴其  
末令次先後語以復兼致勗焉儻一有當于先  
生者乎先生行且長百里師牧一方掄材鄧林  
所造益廣其大旨固具是矣

贈郡太守金公入覲兼過箕城爲壽序

自聖學不傳而後代各以其意識見解爲學漢  
經學之傳咸有師授建議莅政一稟于經故吏  
治稱良莫盛漢然皆因時就事其于道雖一隅  
時合而天人之微性命之奧槩未之達也文翁  
以教化稱要惟興起學宮使弟子授七經小吏  
學律令蜀郡得比于齊魯中和樂職布在益部

亦稽古禮文之事而已宋際濂洛理學脩明迺  
其人多沈下寮扼時禁不獲盡展其所學而于  
用顧亦鮮効焉我明王文成公起東越超然  
獨悟本其真知施諸實踐投轄大而克舉處危  
疑而不害論者猶以其根柢象山原出蔥嶺吾  
郡侯大梁金公獨推尊文成而心儀之嘗以爲  
社稷之衛道盟之宗蓋金公志聖學久矣繇晉  
令徵拜南曹郎南都諸君子爲祀耿恭簡羅盱  
江二先生有同志之會公日與弱侯焦先生相

合併交切劘于是浮疏者推其密膠固者服其  
徹湊泊者皈其脗斷滅者孫其通咸以爲公之  
學獨得其傳凡數年守余郡又二先生過化地  
也盱江前爲守最著有特祠久弗不治公下車  
卽修謁爲除道闢扃以風厲郡人士盱江在郡  
純任德而于讞詳禁令簿書期會之間時有所  
縱舍于世澆時取簡易不甚裁公勤力自効官  
下材開敏而博大六邑之弊害便利靡所不洞  
晰而異心觀理酌情與世靡所不平亭首爲新

郡學學有會鄉遂有約皆精實行之而振士之  
淹使旅進不以貴妨所規撫務先訓定之迺御  
吏嚴幕佐以下無預事爰書藏計宿蠹一清然  
公寔不欲用彊咎名意翬翬在民隱也戊申之  
潦凶而不饑卽屏博徒平市賈賓禮堇具算器  
無加壁襲帛細若省梨戶之征畫漁戶之地冬  
則身自行賦窶人口錢夏秋命醫分施藥事制  
曲防唯冀以寬其力而贍其私以故四封之內  
式化阜生刑幾措不用余鼎祚竊謂此我公之

實用然亦公之應跡爾若飛者戾天虛空無跡  
照者臨物色象自取頃亦讀公之明手斧鋤矣  
夫以手明手之非手也不猶以指喻指之非指  
耶悟則臭腐爲神奇迷則醍醐爲糟粕圓融周  
徧貫萬函三誠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解解者矣  
吾師乎吾師乎世但以跡而名公卽入 覲而  
以牧郡良膺異數之典光寵公固于公之潛脩  
默證悠歿無所挹而加汪歿有所注而不盈也  
神虛形實體冥用顯聖賢經綸之學蓋如此鼎

祚無似辱公折節而進之以頗多學誦時時有  
喪志溺心之諷而根鈍習氣深不能發上蔡之  
一汗遂負公且負二先生二先生鼎祚昔從游  
者也茲于公辭不敢溢美而於公之學或抑旁  
闕一二焉公素廉儉是往也持一襪以北太公  
及太夫人書來曰以時之若多收數斛麥足爲  
若行資矣二尊人年踰七秩公過家稱觴上壽  
官中一物無所將二程之于太中珣尹和靖于  
善養之母竝以其子理學顯非公之鄉先達乎  
文成西征之役海日翁書往復以忠義相勸勉  
父子之一心乃爾公心儀文成而庭中之遇亦  
略類因併志之

郡中送太阿金太公入觀序

余不佞典守文史與在交戟之內竊窺今天下  
大執內雖稱治狀亦斷斷矣宮府睽鬲庭議沸  
而國是淆卽端揆之地喉舌之所弘化何繇乎  
外而藩臬郡邑雖位局一方事猶顯制若郡固  
有臨之上者所興除裁請爲易達下儼然提衡

諸屬威福千里二三寮案左倚右挈尚得以展  
布其材志彼重內輕外仕之恒情顧今類若欲  
釋近而就遠執使然耳頃年主爵者不能得之  
內而于郡慎擇守良輒報聞余郡廼得守媯都  
太阿金公焉先是公令太原會中貴人之權三  
晉者其執甚張莫敢誰何令廼獨力與亢以衛  
民幾蹈不測賴 上神聖竟得完公念其身

上所賜也益感奮勤毖于政當上計用廉令旌  
已拜南戶曹主權維陽羨金千有奇封還官則

又用清郎名其亮烈性有之而鴻博高朗材靡  
所不遂吾郡預稟稟將無武健雄斷意求勝之  
乎金公之言曰牧之于民猶農之于禾長其兄  
而去其弟耳然公徐答其情形知郡固可長者  
治也大指在拊循務以道相董正里市歲時尚  
俳優飾歌臺酒食徵逐子女優雜宜之俗澆而  
善謠小猜輒騰飛語文致短長公一切屏絕勿  
復通約士于學宮申之六行而侈其亂羣賓禮  
其好修者皆不以文建鄉社讀灋宣諭使其子



弟若訓于父老余以戊申春過里門盖目睹其風猷其敦厲教化之意居多乎是年大潦民羸幾卒而以蠲卹請卒安之若覆盂者誰之功邪温陵陳公捧賀北語余公括藏七千金告糴隣省轉輸繼相屬穀賈遂平不給則斥俸勸分口賦以等差次鉤校悉有法今夏雨小淫公虞損麥也日于署齋向天叩頭千亦唯其寮旁聞之陳公者郡丞也時倅爲趙梁公司李滇楊公公與人洞見庠裏而處僚友間猶坦易平直魚魚

雅雅若埴篲之和甘酸之調焉卽鄉士大夫無敢持私進而好來焚枯酌醴驩晏終日于是退而私詫曰昔爲強項令履虎尾而逆龍鱗者非金公其人乎今胡然其春風拂時雨潤也或謂公初以太阿自命霆擊電決五步不畱行旣而若承景含光歿精挫銳益足爲世寶此雖近似猶顏言公也盖公久篤志聖學而又該洽外典真常妙明之體緣寂待感而微彰柔剛之用當機互應聞公自政術外間以學與三公參證莫

鹿裘石室集卷九  
逆于心明歲元會公上最計府必膺旌典如令  
時卽舉 國初事峻陟卿輔是爲內而非外矣  
夫羣議之所繇囂而國是猝未定也起于意見  
之各異激于曹黨之相傾廟堂猶之乎郡國也  
以公之協恭和衷讓能推美者風示之抑庶幾  
其庶動乎然余郡固願久之竟其惠公畱內遠  
則 社稷之衛近足救一時斷斷也余卽忝同  
籍在宇下不敢請公誠欲計安天下抑豈遽忘  
吾郡亦三公之眷然于懷者焉

諸邑贈郡侯金公入覲序

今上神叡端居法宮而威靈燁赫恩澤滂霈戴  
斗之域若在綈几固以所與我共天下者其良  
二千石乎比戊申夏江以南連數十郡水歲大  
侵余郡寧國眎旁郡獨棘至 詔所在假予貧  
民金錢十數萬余郡董及千而卒道無流亾市  
無踴賈萑苻絕警關櫟晏如視旁大郡獨贍完  
則郡侯箕城金公之請蠲申貢已責務分是又  
安我而屬邑令君胥于以有成也是時公繇南

曹出守郡一年所矣當公之初莅也雅意揚扃時有所張措闔郡爲振而偉儀壁立望之儼若神明在羣屬亦罔不祇服夫履高者難爲下材鉅者多自賢淵魚之簪烹鮮之喻殆尠俛得焉而公初不爲亢引逆距虛沖洞達自察屬以迨耆庶咸溫然接之各獲以傾寫其赤悰殫其所欲言寸長必采弗以下體遺聞善必行無爲空譚設卽與諸令君相面命或下尺一牘諄切隤惻猶家人父子之告語也要無一念不在卹民

隱而剔吏弊吏治則民安自昔記之它非有大戾也雖叅幕之微又必覆露之蓋公精心爲理故皆肩脅懣息不敢罔上以行私公仁心爲質故皆志慮摩厲不忍負上以底違然余竊有闕于公矣泉穀出內獄訟比詳諸令長優任之將欲使邑弦歌而里親睦則所務重教化吉月朝學宮脩士業歲時延見父老讀律宣諭以約束其鄉固國初功令也傳有之上專用德則以本教而持國固此其績揚百世之庥風豈與振

一日潤一隅者論廣陜遠邇哉公之鄉先達呂中丞明職書于治體甚辨晰公梓布境內而中丞之呻吟語公序而約之以澄神養氣則其大本大原也伊洛在彼淵源有自漢所稱二千石進而九卿雖以經術興去學道之旨邈矣潁川渤海曷足擬公往公起家晉中兩爲令當覲以廉能見旌茲復由守覲 天子上計最首膺異典超次畱中吾士民何怙恃之以儻徼天幸上重軫東南歲侵之後姑賴守勞養以逮今時

若也賜璽書錫金如漢還治吾郡用竟其惠利之施則諸令君且得久事公抑余不佞之所幾幾願者也而不佞猶圖卽報滿將援朱吳郡陳湖州故事帥我士民以增秩久任乞諸 朝會因諸令君之屬言効駕而志吾臆如此余不佞忝籍公舉南宮辱在宇下饗德深傳循吏昉自馬班亦史氏之職爾行且執筆紀諸令君矣

贈楊司理任大原郡丞序

仕也類重內而輕外長孺願久于禁闥子高約

結于劇郡卽漢治近古賢者已然今且北畸重南矣余不佞兩令晉陽人郎南司農以出守宛陵晏如也是時宛郡丞閩陳公司理南詔楊公先余至倅梁公最後自趙至相得驩焉越三歲楊公以 徵行蓋楊公之爲理也藉藉聲著甚而程書之上計府者大約兩端曰廉曰仁夫用人之仁不問其廉而廉者又多刻害防于仁則儷蕪之爲難顧公皆有所受之公之廉受自性澹泊食不貳味衣不純采而交際猶簡在官鮮旅幣之將算噐之餉至其仁受之先贈文林公嘗爲憲都曹見刑人于市也而傷之遂解去命司理治尚書有味乎咎繇好生之旨也公以刑名官念非其先志故日唯明允是競競卽余所記臆釋不辜之辟汪應官輩三十餘人矣方徵命初下郡士民及旁邑大府靡不抃躍以爲司理無負官執秩無負理邦之司直諒在斯人公謝曰吾聞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在儻獲奉一職足矣余灑然異其言未幾而太原郡丞之

除目下郡及旁邑大府之初抃躍者又靡不轉  
而爲歎噫憤咤走叩部使者申不平之鳴余語  
察二公吾知楊公固必安于丞蓋竊有所闕于  
公公起家爲理凡七年所什七扈巡什三署篆  
非詩人所爲詠跋涉而歎賢勞者乎公處官若  
家視身若遺淹速壹不入其心何志念之深焉  
夫內外猶之淹速耳彼仕外輕而內重要起於  
務求進而速化者也如欲速雖四日而周三臺  
猶爲淹能處一卽九域而奉一職猶爲重楊公

前所謝士民之言若有先幾抑有定力矣太原  
故余宦遊地連數十城而爲郡以屏翼京師驛  
者傳言偏關闕丞公適當其任蓋偏頭連十八  
堡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其地猶重而丞  
主兵轉饜虜之欵市咸屬焉其職視他丞爲雄  
楊公具智略因時應變周還不窮余嘗許之爲  
邊才今邊事漸墮兵威久頓遼左已岌岌殆矣  
而恭順之闕氏且老憊識者焉可不爲長慮哉  
公勉矣異日而授鉞建牙若年恭定馬端肅之

千晉則余不爲不知公卽執秩亦不爲負理矣  
公旣行余瓜期近將釋郡而陳公梁公並才賢  
尋將遷二三兄弟誠不無分衿贈縞之感焉

又

郡司理楊公之應 召行也余邑鮑侯旣偕六  
屬徵言徐少司空矣宣首邑鮑侯承事之日視  
旁邑最久觀法爲最近其欣欣色喜於公之徵  
而依依不能遽釋公也爲情最真寓書某申命  
曰始不穀令安義楊公之政理流聞江介大約

謂其節甘而志苦材高而禮卑及徙宣城獲奉  
公左右則習公廉儉自性贄幣不及境殮壁不  
及門疏衣糲食無所芬華夫廉者多刻而公獨  
寬然長者嘗誦歐陽氏以大儒爲畱推至論刑  
惡其意非惡其人故公卽奉三尺惟謹怙終則  
辟更新則舍不欲爲深督窮治以勝之四境內  
外歸之如流水而恃之若司命才高者多高自  
厝而細物獨予雄而難與羣理以灑爲官然而  
田賦兵戎膠序陵藪之事皆其所決筴其任重

撫監臬使暨郡長吏皆其所寄權其體尊夫以公之才風馳電舉靡所不蕩五歲中嘗署郡篆兩署宣涇署春穀異時異地靡所不宜迺雅不自有其才溫共簡易上無所挾下無所陵卽令之無似公不難拊身而悚然意下之由然耳提而命之以董免于大戾則彼賢于令者益可知故又咸服公之度勝也某先生非今之龍門蘭臺乎敢以 宮直之暇冀微惠一言某唯唯因間閱司空之爲言則以能任特稱公夫昔之能

任者莫踰伊尹合千古而尊之曰聖之任當其畊莘之際致嚴于取與哲微于一介要以一介之辨哲而後一德之咸有是惟廉故能任爾至其廉而不劇猶所難能尹不云乎惟商以寬兆民永懷接下思恭與人不求備則咎身恕物之義也公與鮑侯並以書起家書之言刑莫善臯陶其謨曰寬而栗愿而恭直而溫簡而廉楊公其有之惟知人故能安民則公之拊身而下鮑侯且推之居前挽之恐後不可謂知人耶頃者



訟言盈庭虛華尠實其敝也亢之使高訐以爲  
直分曹銳進植黨背公開上以無稽弗詢之  
疑而成下釜鬲煬竈之執誠有如司空所慮謂  
百能言不如一能任者此其端咸肇于鋌走險  
而違讓德也有虞氏二十二人稽首交讓女咨  
女諧率以亮天工熙帝載夫郡亦猶之國也以  
楊公之明允懋著而引重承我鮑侯之精瑩吏  
治而歸德所尊耦俱無猜和衷共濟蓋師師有  
虞廷之風焉公茲繇郡而趨國矣是以克讓

爲杓而不伐爲功也夫遇闕于塗一人拱手則  
攘臂者斂一夫緘口則諄語者息主爵者之首  
徵公其意不淵且遠哉公今行矣行當爲我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不言則已言必有物不爲  
則已爲則協中越歲而舉鮑侯于朝臺省旅  
進魚魚雅雅其備位官采竊親睹其盛且爲  
國家之大同慶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終

